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最新推出



毁誉之辨

鄢烈山历史随笔

福建人民出版社

毀譽之辨

鄢烈山历史隨筆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毁誉之辨：鄢烈山历史随笔/鄢烈山著 .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

**(春秋文丛)**

**ISBN 7-211-04920-0**

**I . 毁… II . 鄢… III . 中国—历史—研究—文集  
IV .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0169 号**

**毁誉之辨**

**HUIYU ZHI BIAN**

**——鄢烈山历史随笔**

---

**作 者：鄢烈山**

**责任编辑：陈艺静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电 话：0591-87533169 (发行部)**

**印 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地 址：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政编码：350011**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

**插 页：3**

**字 数：188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7-211-04920-0/I · 128**

**定 价：2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鄢烈山，湖北沔阳人，1952年出生。曾任《南方周末》编委，现为该报高级编辑。著有杂文、随笔、评论集《假辫子·真辫子》《中国的个案》《痴人说梦》《中国的羞愧》《鄢烈山时事评论》《丢脸》等15种，历史人物传记《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与人合作，为第一作者）。选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03杂文年选》等三种。2004年12月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甲申季冬，本班鄆烈山君以其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得中国作家协会所颁第三屆鲁迅文学奖。有感于杂文之难为，欣喜于烈山之成就，同窗聚首，燕集广州表示祝贺，并以烈山代表作敬赠于母校及珠海分校图书馆，以志文心文胆。是为记。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七八级二班谨识于乙酉仲春。



## 前　　言

假如我今年 18 岁，明年夏季我会报考理工科类专业，因为我觉得自己长于逻辑思维，拙于与人打交道。但当年报考大学时我已年过 25 岁，所以选择了文科。同样是文科，我本应选择社科类的法律、经济或政治学专业，但我是以教师身份报考而只能读师范大学，北师大却无这些专业，只有一个“政教系”。倘若不是把自己的未来定位于教师，我本不会选择“中文”，而宁愿选择“历史”。哦，“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呢？

1982 年中文系毕业后，我既没有在高校当老师，也不想搞什么文学创作——你看，中国当代最著名作家中的王朔、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人，有几个是文学系科班出身的？在政府机关与报社工作，我已习惯于“守点”坐班，不可能潜心研究什么专门的学问；关注现实是我的职业需要，探究历史真相是我的业余嗜好。于是，补历史文献的课，写些有强烈现实感的历史题材杂文、随笔，便成了我的一种精神寄托与表达渠道。

收入本书中的 69 篇文章，从取材看，上自先秦，下到 20 世纪，有传统文化解析，有对各式人物评说，有涉史书籍评介，有名胜古迹随想，美之曰广博贬之曰浮泛。贯穿其中的只有两条：一是以既往为话题；二是寄感慨于当下，打通古今，有不加掩饰的现实针对性。因此，一方面，我希望读者把它们当作杂文来读，不可胶柱鼓瑟，用历史论文的标准来看待，而像九方皋相马一样遗貌取神；另一方面，我又希望有人较真，指出某些不合历史真实的错误，以便我增长历史知识，开阔思路，

得出新的结论。

《圣经》上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话有道理。要改变人的动物性，即我们的先哲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的本能（对于权力和财色的贪欲，攻击性等等）是很难的，所以现代经济学要以人是自利的为基本前提，现代政治学不相信圣贤与乌托邦而强调权力制衡与民主法治。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人为实现与古人同样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会花样翻新。在这样的条件下，鉴古可以观今，鉴往可以知未来，对于我们清心明目拨开“现代化”的迷雾，辨识前进的方向大有裨益。简言之，善于运用历史观照现实，我们才有对于先人的“后发优势”。

最后，对本书中自己较为满意的篇章来个毛遂自荐。就概括力而言，《二狗哲学》、《独夫民贼的政治哲学》、《“门客文化”探源》，比较具有可读性；就寄寓的深沉而言，当推《哀陈伯达》；就构思与文采而言，《孔夫子也是盲流》用心最多。

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朋友，让我对 20 年来的短文进行了一次整理，选编出这么一本集子，与我的读者交流，盼各位有以教我。

2004 年 11 月 25 日

目  
录

辛弃疾、杜甫与偷儿及其他	(3)
想起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	(7)
二狗哲学	(10)
人种说，文化说，耶稣说	(13)
孔孟高下论	(16)
包公形象的变迁	(23)
一门该诅咒的学问	(26)
研究太监是一门学问	(29)
中国人有敬官的传统吗	(32)
中国人有“造假的本能”吗	(35)
论董狐笔法	(38)
《岳阳楼记》与浮夸的传统	(41)
瓦莱里有无道理	(43)
刀俎之间	(46)
大清朝的人权报告	(50)
并非为科举招魂	(54)
独夫民贼的政治哲学	(57)
侠客梦的缘起	(63)
戊戌变法百年感言	(68)

人 物 评 说

诗童李白	(75)
令人妒羡的曹刿	(77)
孔夫子也是“盲流”	(79)



张居正为何排斥海瑞	(81)
张纲的故事	(83)
范蠡致富术探秘	(87)
刘伯温的“现代意识”	(89)
李贽的人才观	(91)
猴子与崇祯皇帝	(94)
倘若丁谓复生	(97)
刘备凭啥当“主公”	(99)
北齐文宣帝与《禁浮华诏》	(101)
那仁福之勇	(103)
为屈原辩诬	(105)
纪昀的悲剧	(108)
房寰的逻辑	(110)
张潮的反思	(113)
“混世魔王”洪秀全	(116)
漫话“张妙玉”	(122)
鲁迅被神化过吗	(125)
哀陈伯达	(128)
陈永贵是什么人	(131)
耶稣为何蒙难	(135)

## 词 语 解 读

反刍《入关告谕》	(141)
“登闻鼓”古今谈	(144)
闲话太上皇	(148)
愚不可及	(151)
政客的惯伎	(155)

并非“破天荒”	(158)
“溪我后”、“大同”及其他	(160)
一字之差耐寻味	(163)
也谈宋仁宗批条子	(165)
年谊之悟	(168)
冒血腥气的“佳话”	(171)
猜疑的演绎	(174)
学术与良心	(178)

——兼论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 涉 史 书 评

“门客文化”探源	(183)
一个“黑帮分子”的心灵史	(190)
——读廖沫沙的《瓮中杂俎》	
重回首往事堪嗟	(193)
——读《报馆旧踪》	
立根原在破岩中	(196)
超越怜悯	(200)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精义	
“过渡时代”的巨人	(210)
厚诬古人 蔑视今人	(216)
——读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强权与科学的较量	(224)

## 古 迹 感 赋

陶渊明与诸葛亮	(233)
---------	-------



登大雁塔怀杜甫	.....	(235)
鹦鹉洲头话祢衡	.....	(237)
吊“京师大学堂”	.....	(239)
小园无径久徘徊	.....	(243)
毁誉何人判真伪	.....	(246)

——杭州西湖之畔的随想



文化反思



原书空白页

## 辛弃疾、杜甫与偷儿及其他

偷儿、乞丐问题成了当下城里人的一个关注热点。春节期间我不想掺和过于沉重的话题，闲翻《稼轩词编年笺注》，却读到了辛弃疾叙及偷儿的一首词。题为《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下阙云：“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你看，辛弃疾特意去巡阅他家的山园，恰巧撞见孩子们来偷刚刚成熟的梨枣。这些小子肯定是专程来偷的，他们不是随地捡石子土块击打，也不是随手折来树枝做工具，而是带着长长的竹竿，显然有备而来嘛。但辛弃疾不管孩子们是出于充饥还是嘴馋的缘故，并不生气，倒生怕旁人多事惊吓他们，使之仓皇逃逸；“老夫”隐身在僻静的松枝竹丛处，用爱怜得近乎欣赏的眼光看着孩子们蹑手蹑脚的偷果动作。这个辛“老头儿”好可爱呀！他慈祥宽厚慷慨，真通人情。小孩儿家偷梨枣实在是很平常的事，有时候既非饥饿难熬也非关嘴馋眼馋，就是想冒险找刺激好玩。辛弃疾自己小时候说不定也这么干过，也许他目睹此情此景忆起自己少小时的顽劣呢。

由辛词想到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句子：“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这个杜“老头儿”真够小气的，不就几把茅草吗？还是刮狂风天教“共产”的，或高挂树梢，你老人家反正摸不着揪不下，或飘沉塘坳，湿漉漉的我们不捞起来就变成了水底垃圾，何至于大呼小叫，还骂人为盗为贼？亏你老人家还好意思常常自我标榜“穷年忧黎元”呢！

这样比较辛弃疾与杜甫当然是不公平的。总的来说，二人那个时期日常的心境都不大好。两人早年都有宏图远志，也都有过得意之时。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率铁骑五十名，于五万人中擒拿叛将张安国，率万余士兵反正南渡淮水而投宋），英名扬天下；杜甫自叙“忆献三（大礼）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院）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但是，辛弃疾作前述《清平乐》时已被罢官，闲居江西带湖，那首著名的《丑奴儿·又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就写于这个时期。尽管两个人的气质有差别，辛弃疾有武人禀赋，性格豪放；杜甫有文人酸味，喜嗟贫叹卑。但只要生活上还过得去，他俩身上共具的那种士大夫气味就相当“投缘”。辛弃疾的《鹧鸪天：博山寺作》，结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就脱胎于杜甫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的“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辛词“此生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亦本于杜诗“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

辛弃疾那首《清平乐》的上阙是：“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瞧，他虽然未入中枢，做地方官又被迫挂冠，精神上苦闷，但毕竟是当过地方高官的，物质生活还是挺优裕的。有偌大一座松风舞竹影的庄园，可以徜徉林泉，可以饮酒自娱，还有美食与邻居分享。也就是说，几颗梨呀枣的，对他的“边际效应”接近于零，有它们不多，无它们不少。此时的杜甫则不然，几把湿茅草对他是那么珍贵，

不能一笑了之，下意识地要争，去呼去喊直到“唇焦口燥”，顽童们抱茅遁入竹林不见了踪影还要“倚杖自叹息”，多“不值”！（杜甫在境遇稍好时并不乏同情心，有《又呈吴郎》一诗为证：“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郭沫若在希旨扬李贬杜之前，曾为成都“杜甫草堂”题联曰：“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诗中圣哲”在几把茅草的得失面前不过尔尔，可见人性都差不多，到了生存状态极其窘促之际，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就顾不得什么儒雅风度，谈不得慷慨大方了。其实，杜甫早就坦率地说过自己“难甘原宪贫”，也曾自“揭”为求上进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老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圣哲”在冻馁的忧患中尚且如此“失态”，我们怎能苛求那些没有读多少“圣贤书”且本无什么“面子”可丢的底层蚁民，做“固穷”的君子而不去当“伸手派”？

我想，对于大多数文化人来说，历经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艰难困窘，能像杜甫一样当个“有机知识分子”，表达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满，希望自己所属的阶层大家的境遇都得到较大改善（所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很不错了：比那些耐不住贫贱而立誓不择手段挤进特权集团分一杯羹的人要有操守；不肯背弃所学圣贤之道而变得皮厚心黑，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社会传统中极少有机会上升一个阶梯的人，当他们处于涸辙之鲋的境地，又没有人施以援手愿借升斗之水而活命之时，他们铤而走险去偷去抢去打劫有什么值得骇异的呢？汉代乐府诗《出东门》描摹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心悸的过程。

最可怕的是社会的冷漠。对于由不公正、不公平积累的贫困长期熟视无睹所造成社会冷漠，将使人性为兽性所压倒，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一些人所奉行。近日看了一部影碟名为《盲井》，是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说的是两个农民工下煤窑去做苦力。他们合伙骗某个找工者去挖煤，并让被骗者冒充亲属，然后在井下找机会打死他，以冒顶塌方敲诈矿主两三万元赔偿金来平分。这两个谋财害命的杀手有两句颇为经典的话。一句是“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正是有这一条，他们在劳务市场找猎物才如探囊取物，冤死者才无人深究。另一句是“你（我）同情他，谁来同情你（我）！”挖煤农民工这种苦出身的杀手，几乎可以肯定此前受过不少憋屈申告无门，他们得出了这样一条冷酷的生存结论，将它变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便越过了作恶时的心理障碍……

这部片子看得我毛骨悚然，有一两天时间好生不快。我说了不谈沉重话题的，却提起了这个片子，终是憋不住心里话。不是与人分享快乐而是分担郁闷简直是缺德，对不起。

（原载《文史天地》，2004年第5期）